



胶林千里绿

云南人民出版社

胶林千里绿

知识青年短篇小说集

云南生产建设部队政治部宣传处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一分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frac{1}{2}$ 字数: 160,000

1975年6月第一版 197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600

统一书号: 10116·625 定价: 五角

出 版 说 明

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奔赴边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一边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边拿起笔来，热情歌颂农村、边疆沸腾的战斗生活。《胶林千里绿》这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云南生产建设部队知识青年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文艺创作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云南生产建设部队在培养、组织青年创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热望各有关部门都来关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文艺作者的成长。也希望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学习，积极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目 录

金孔雀·····	叶伟民(1)
鞭杆精神·····	鄢家骏(28)
在小小的收胶站里·····	王友琴(40)
新苗茁壮·····	文 民(55)
比赛之前·····	张力仁(71)
阿佤新学员·····	陈宏志(92)
探亲记·····	庞 嘯(107)
委 员·····	黄海文(130)
山花初放·····	廖志安(146)
红袖章和凤凰花·····	朱胜祥(163)
深深的车辙·····	杨少勤(178)
爸爸的老师·····	钟定模(192)
石榴花开·····	弥 耿(208)
群工干事·····	陈向荣(228)
半库水·····	王 建(237)
老 倔·····	滕达群(251)

金 孔 雀

叶 伟 民

西山的晚霞刚收，十五的月亮就挂在大榕树梢上了。皎洁的月光一泻如水，把这个掩映在青山绿竹丛中的边境连队照得明如白昼。

多么美丽迷人的暮春之夜呵！可今晚谁也没心思去欣赏她，大伙都被老连长宣布的那个决定吸引住了。这会儿，会议刚散，人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议论开了：

“我说老连长眼力不差吧，选上个‘半边天’挂帅啦！”

“就是嘛，这姑娘根子正，思想好，比‘小算盘’不知强多少哩。”

“‘小算盘’倒卖粮食、贪污公款该撤，但扶起个黄毛丫头当管家人，恐怕也不行吧。”

“老菜通，可不能这样看，如今的年轻人有出息的多着哩！”

“算了吧，小麻雀总变不成金孔雀。春华那丫头要能管好这分家当，算我眼睛里没水！”

“嗨！你这个后勤排的‘元老’，咋给俺新司务长浇凉

水儿呀？”老连长也参加进群众的评论会里来了。他拍拍老菜通的肩膀，说：“春华是新生力量，嫩一点怕啥！比如这老榕树吧，它一开始就这样根深叶茂的呀？再比如……”

“行了，我的连长，你别比喻啦。”老菜通讲话还真有点“元老”味道：“照那丫头烈马似的犟性子，我敢担保，炒豆没吃先炸锅。”

“烈马能跑千里，有啥不好？”老连长意味深长地说：“春华当司务长不是为了自己，她是为革命挑重担子呵！所以，俺大伙都得扶着点。你可千万别让人当马绊子使呵！”

“呃……”老菜通尴尬地笑笑，欲语又止。

春 华 上 任

新任司务长宋春华是个刚满二十一岁的上海知识青年，但加入“兵团籍”已经四年之久了。她那椭圆形的脸蛋红润润的，一对黑亮的眸子光彩照人，两根长辫儿盘在脑后，交叉着的辫梢上用红色的玻璃丝带挽着两个蝴蝶结，走起路来一展一展地象要飞起来似的。平素她最爱穿一套洗白了的旧军装，她十分珍爱父母赠送的这件礼物，常常在外面罩着白围单，在白围单的左上角，还用红色的丝线绣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她绣这五个字倒不是为了图美观，而是把自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和理想通过这一针针一线线绣出来了。她爱这平凡又繁杂的后勤工作，爱得是那样的真挚、深沉，如同我们每个真正的革命者爱自己阶级的事业一样。

春华被选为司务长，决不是偶然的。她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锻炼出来的啊！

就拿这次上任来说吧。今年一开春，连队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但作为司务长的小算盘，却象个局外人似的，蹬着飞鸽牌单车到处跑。一天，他推着车子刚出门，车龙头忽然被人按住了。他抬头一看，是宋春华，便问：“你要捎啥东西？”

“不。我要和你谈个重要问题。”春华认真地说。

“呃，等我忙完了外面的事再说吧。”小算盘说着推起单车要走。

“吱——”春华把手刹捏住了。她看了一眼车架上绑着的那只鼓胀胀的麻袋，略蹙起眉头，说：“你每天出去都有忙不完的事吗？怪不得大伙说你象个跑单帮的，没一点司务长的样子。”

“春华，你有啥事就快说，别东拉西扯的。”小算盘最忌讳别人戳他这个老疤儿。

“食堂近来亏了米，你知道吗？”

“什么？亏了米？”小算盘显出吃惊的样子，下意识地瞟瞟车架上的麻袋，说：“春华，你手里那杆秤可得灵活使用，亏了的米要赚回来。”

“你的意思我领会不了，原因还没查清呢！”春华顶了一句。

“唉，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小算盘兜售起他那套看家本领来了。他见春华竖起了两条秀眉，脸含愠怒，忙掉转

话锋：“春华，依我看这事趁早撸撸平算了。不然，你我都有责任呀。”

春华坦然地一笑：“司务长，你不用推己及人，这个责任我是要负到底的！”

“好，好。你爱揽事就揽吧。”小算盘知道自己与眼前这个丫头说不到一处，推起单车准备脱身，可车轮滚了半圈又停住了。一看，刹车还被春华捏着。他恼了：“宋春华，你想干嘛？”

“请你留下来，追查亏米的原因。”春华的话音不高，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你管得着我？”小算盘俨然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势，撩起衣袖看了看表，说：“我现在有公务在身，那事儿等我回来再查。”

春华留意着小算盘每个细微的动作，心里思忖道：他为啥急着要走？为啥要把亏米的帐摊在大伙头上？那只鼓胀胀的麻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其中是否另有文章？要有，何不来个“欲擒故纵”呢？对，就这样！

春华主意拿定，顺手摸了下麻袋，便放开了刹车，对小算盘说：“既然你有公事要办，那就快去快回，别忘了要查亏米的原因。”

“那自然。”小算盘微微舒了口气，骑上车子就走。大概是车架上那只麻袋太重的缘故，车龙头歪歪扭扭地晃了几下才把稳。

春华心中的疑云越升越高。她很快找到了老连长，把情

况简扼地作了汇报，建议道：“我去一趟看看。”老连长点点头：“行。骑我的单车去。我再给市场管理所挂个电话。”

“是！”春华就象当年红卫兵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跨上单车，朝小镇飞驰而去。

在小镇的一个冷僻角落里，小算盘正和一个穿傣族服装的精瘦汉子办一桩交易。小算盘说：“老兄，今天出手的这点东西可不易呀，差点让那姓宋的丫头缠得脱不开身。你在外面得设法给我卖个好价钱呐。”

“你没让她看出破绽来？”那汉子一张口，露出满嘴的金牙。

小算盘动手解着麻袋，得意地说：“到底还是只小雀儿哩，那经得我一骗一哄。嘿嘿，宋春华，你查鬼去吧！”

“马仁利，再鬼也要露马脚的！”一辆永久牌单车吱地一声停在小算盘面前，春华从车上跳了下来。小算盘顿时魂飞魄散，两手一软，麻袋咚地翻倒在地，白米儿撒了一地……

紧接着便是清仓查帐。

春华和清查小组的同志们通宵达旦地把小算盘隐匿了多年的旧帐查了个遍。最后查实：他盗窃大米五百二十斤，贪污款子八百一十九元。

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撤掉小算盘的职务，提拔春华担任司务长。今晚的群众大会上，老连长一宣布，大伙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会后，春华随着老连长走进了保管室。老连长拿着一串

银闪闪的钥匙，望着面前这个新司务长，满意地微笑着。从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里看得出，他对这个姑娘是十分信赖的：

“春华，我要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钥匙虽小责任大，要当好革命的红管家呵！”

“连长，有党支部的领导，群众的支持，我心明眼亮斗志坚，一定为革命管好家！”春华的神情也是十分庄重的。从那锃亮倔强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对挑起这副重担是信心百倍的。

老连长把钥匙郑重地交到春华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信得过你，巴望你当好管家人。可也有人恨你，暗中会伸出脚来绊你。小算盘对这串钥匙眼红着呢！他会上说的那套痛改前非的话没个准稿子。连部决定把他下放到后勤排劳动，你对他要特别注意点。”

“连长，我记住了！”春华激动地接过钥匙，不由得想起自己初到炊事班时的情景：

四年前，春华戴着红卫兵袖章，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宏大志愿，乘着时代的列车，来到了这个山环水抱的边境连队。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满腔深情。看见那挺拔苍翠的橡胶树，她就想当名割胶工，每天清晨头戴胶灯，手拿胶刀，喜看胶乳缓缓流入胶杯，若有机会拍张“晨曦割胶”的照片寄给爸爸妈妈，让他们看看女儿在西双版纳的胶林中工作得多神气；看见巍峨峥嵘的大山，她就想当名开荒战士，每天挥刀舞斧，披荆斩棘多豪迈！可当她知道被分在后勤排当炊事员时，心里可别扭啦：整天围着灶台转，

和油盐酱醋打交道，能有多大作为呀……

在后勤排的迎新会上，春华撅起嘴巴，老大的不高兴。小算盘翘着二郎腿，用领导者的口吻说：“你不愿当炊事员咱也不勉强。象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呀，过去冲冲杀杀喊喊口号还可以，如今要论当家过日子那还欠嫩哩。就象小雀儿似的，展不开翅膀哩。”老菜逼跟着说：“学生娃子，嘴唱动人的歌子，实际一点不沾边子，哪象块当家过日子的料子。”

多刺心的话呀！春华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从当红卫兵到现在，她还没有听到过这样藐视红卫兵的话哩。她紧咬着嘴唇，离开了会场，独自坐到大榕树下想开了心思。

老连长来到了她身边，爱抚的眼光里含有多深的期望呵。

“春华，张思德、雷锋是什么样的战士？”

“他们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那他们烧窑、开汽车，不是很平凡吗？”

“老连长，您在考我？”

“春华，我相信你懂得这些道理的。”老连长微微一笑，又严肃地说：“作为一名红卫兵战士，应该把远大的理想同眼下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现在，有人对红卫兵小将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惯，实质上，是想借此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春华，面对这股逆流你说怎么办？”

春华紧握拳头：“狠狠反击！”

“唔。”老连长点点头，指着弥漫在伙房上空的烟雾说：

“春华，那里的风云也不平静呀。你到了炊事班后，要当好一名哨兵。记住，油盐酱醋里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呀！”

“老连长，我明白了！”春华噌地站起身来，紧握住老连长那双温暖厚实的茧手，响亮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春华想到这里，更感到手中这串钥匙的分量：这是阶级的委托，群众的信任，党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呵！

老连长见春华在凝神沉思，一股欣喜之情涌上心头。年轻的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成长的多快呵！把司务长的重担交给她，她一定能够胜任的！

“小算盘”的算盘

小算盘今晚既没心思出门赏月，也没力气上山打猎。他斜靠在床上，嘴里不清不楚地念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的真名叫马仁利，出身在一个商人家庭。十六岁起跟父亲跑江湖做生意，学会了一套损人利己的处世哲学。解放后，投机倒把的门路渐渐被堵死了，他那个唯利是图的爹老子气病交加，一伸腿断了气。小算盘只好离开墨江老家，流窜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做投机商。他经常用一根针换一只鸡，一把盐换一担米，重利盘剥兄弟民族。

六〇年，边疆办起了橡胶农场，他便乘机混了个落脚点。当时农场有个副场长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选用干部重才轻德。小算盘拍马屁功夫比较深，与包副场长烟

来酒去搭的蛮拢，外加他打得一手好算盘，没多久便被起用，任场部会计。这一来，小算盘好似游鱼生翅，水蛇添足，利用工作之便，走村串寨，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明来暗往，大捞油水。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包副场长的错误受到了批判，小算盘也跟着露了馅。傣族群众写来了许多检举揭发信函，造反派查明了这类情况，宣布解除小算盘的会计职务，挂起来待到运动后期处理。从此，小算盘整天缩在窝里念经送神似地巴望运动快点过去。农场成立了革委会，他一天三次地往那里跑，书面检查加口头认罪，还揭发了包副场长几个生活问题。领导上为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把他下放到连队当司务长。

小算盘引前车之鉴，不敢直接到寨子里去找大金牙他们了，而是约他们常到连队来卖点农副产品，然后通过他们的手到外面搞投机倒把。可是好景不长。七〇年盛夏，连队来了批知识青年，小算盘一看见他们手臂上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就感到刺目，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被撤职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特别是宋春华这个女兵进了食堂，他的日子更不好过，要做些手脚都不方便。使他感到最寒心的还是元旦节春华大闹宴席那一幕：

小算盘这几年立了个规矩，逢年过节要专设一席搞“军民同乐”。今年元旦当然不能违例。他在文化室里摆了一桌酒菜，请来了几个傣族“社员代表”，准备痛饮一番。不料，酒过三巡，春华便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小算盘预感到不妙，便欠起身先发制人地说：“喂，这儿用不着你操心，菜

够了，你回伙房忙去吧。”

春华瞅了小算盘一眼，又对那几个“社员代表”审视了一番，跨前一步说：“司务长，你的朋友真多，请一次客换一批，不简单呵。”

“嘿嘿，”小算盘发作不得，“春华，干我这行是多个朋友多条路。比如说雨季天连队断了菜，我就少不了蹬上单车去麻烦这几位。”

“靠你这几个朋友就能把连队生活搞好啦？”春华朝那几位“代表”点点头，说：“喂，你们几位说是吗？”

“那里那里。”一个镶金牙的精瘦汉子打着哈哈，“我们老百姓靠你们兵团的地方不少哩。”

春华注意看看这个说话的汉子，油头滑脑的那象什么社员，便问他：“你住在那个寨子，节日出来带证明没有？”

“呃……”大金牙伸手摸摸裤兜，说：“嘿嘿，抱歉，抱歉。出门太急忘了带。”

“忘了？”春华指着另外几个“代表”问，“你们呢？”

小算盘见春华竟敢盘问起自己的朋友来，恼羞成怒，扯开喉咙说：“宋春华，你今天存心来拆我的台脚呀？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慢慢提，何必要我的朋友难堪呢？”

春华淡淡地一笑：“对不起，我是连队节日值班员。边防指挥部有通知，节日期间不准留没带证明的人在连队玩耍、过夜！”

小算盘闷住了。

春华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钢笔，对几个“代表”说：“对

不起，请你们留下姓名、地址，马上离开连队。”

“好好。”大金牙把头点得象公鸡啄米，几个“代表”也连声应诺。

小算盘呆如木鸡似地看着大金牙他们走出文化室，牙缝里迸出这么句话：“宋春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小算盘想到这些，不禁长叹一声，从床上一骨碌翻将起来。他倒剪着双手在屋里踱来踱去。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一直没称过心，接连两次被撤职，现在那串滴油淌金的钥匙竟落到了一个红卫兵丫头手里，他怎能甘心呢！他心里那把“小算盘”对准春华拨拉起来了。……

这天是党团生活日。晚饭后，团支部组织全体青年在文化室上团课，由副书记宋春华讲《党的基本路线是共青团的生命线》这一章。

门外月色朦胧，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儿。小算盘放开贼胆，径直朝伙房走去。他白天在伙房偷了三筒罐头，藏在柴堆里，这会儿他从柴堆里取出罐头，恶狠狠地自语道：“哼！宋春华，我要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还要给你嚷出去，叫你跳进南满河也洗不清。到那时，嘿嘿，钥匙还得给我交出来！”

他溜到春华宿舍门口，见门没锁，便轻轻推门进去，把三筒罐头放在春华的枕头下，然后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他随手带上门，刚抬腿想走，一道强烈的电光射住了他的眼睛。

“马仁利，你忙着给我送啥东西呀？”这是春华平静的

声音。

“哈哈，小算盘又打错算盘啦！”一群姑娘、小伙子把小算盘围了起来。

“这……”小算盘窘得手脚无措，脸色灰白，要是地上有条缝儿，他准会一头钻进去的。

瘟 猪 事 件

古代打仗有句术语，叫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此可见后勤工作的重要性。

雨季快到了。过去由于小算盘一门心思搞投机倒把，不抓后勤工作，弄得猪厩里槽漏棚破，菜地里杂草丛生。每到这个季节，连队都要出现蔬菜、副食青黄不接的局面。而这个季节又正是橡胶定植的时刻，伙食办不好就会直接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春华接过这样一个摊子，没有皱一下眉头。

你看：蔬菜地里，她领着卫生员、统计员、青年团员和战士们，锄草翻地，开沟引水；星期天，她踏着寒露，砍来竹子，为食堂修好一只只箩筐；油灯下，她飞针走线，补好一条条麻袋。

在饲料房里，她同李大婶一起切草拌料，试制发酵饲料。养猪是搞好连队生活的重要一环，而饲料问题又是养好猪的关键。要是发酵饲料搞成功了，那圈里五六十头架子猪就会发体长膘，就能保证大忙季节里连队的肉食需要。所以，春华

在抓蔬菜的同时，带着李大婶搞起了发酵饲料的试验。

这天晌午，李大婶正在饲料房里忙着，小算盘破例地走了进来。他见李大婶蹲在灶前添柴禾，便“主动”地操起刀儿，帮她切起芭蕉芋来。

李大婶听见刀响，回头一看是小算盘，忙说：“哎哎，你放着，我来切。”

“嫂子，我沾了点屎臭，你也嫌弃我啦？”小算盘拉长了驴脸儿，好象与李大婶是近亲似的。

“你还是回去多想想自个的问题吧。”李大婶从他手里夺过刀，好象怕他弄脏了猪食似的。

“唉。”小算盘蹙蹙眉头，看了眼锅里突突起泡的猪食，拿过铲子搅了起来。嘴上说：“我是活糊涂了，为了点个人私愤竟干出那种事来，心里真悔呐。”

“嘴上讲后悔，骨子里不改还不行。”李大婶只管切她的芭蕉芋，头也不抬地数落小算盘。

“嘿嘿，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小算盘转动着贼眼珠儿，瞅李大婶不注意，便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个纸包，略侧过身子，把里面的粉末倒进了锅里。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小算盘一惊，失手将空纸包扔在灶脚边。

来人是春华。她手里拎着一只木桶，眼睛盯着在灶台上东擦西抹的小算盘，冷冷地问：“你来干什么？”

“呃，是春华呀。”小算盘假作吃惊地回过头来，当触及到对方利剑似的目光时，忙低下头，吞声吞气地说：“我